

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

辛島靜志著 徐文堪譯

內容摘要：為數不少的現存梵語佛典，原來是以中世印度語流傳，經歷若干世紀持續不斷的梵語化過程而逐漸形成的。因此，如果試圖重構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經典的面貌，不能局限於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的現存梵語殘卷，而應特別重視完成於公元二至六世紀的漢譯佛經。本文列舉各個方面的具體例證，說明如何通過批判性的漢梵比較，以探索早期漢譯佛經所依據的語言。

關鍵詞：中世印度語 佛教梵語 早期漢譯佛經 漢梵比較

衆所周知，相當多的以（佛教）梵語書寫的現存主流佛教經、律以及早期大乘佛教著作，原來是以中世印度語流傳，而後逐漸“翻譯”成（佛教）梵語的。換句話說，這樣的（佛教）梵語典籍是若干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梵語化的結果，伴隨着錯誤的逆構詞、添加成分和竄改插入。這就意味着當我們試圖重構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經典的面貌或追溯其傳播時，如果我們僅僅局限於絕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①的現存梵語殘卷，這種研究的解釋性的價值是相當有限的。另一方面，漢語翻譯，特別是那些完成於公元二至六世紀，時代遠早於許多現存梵語殘卷的翻譯，卻可能提供有關佛教經典起源和發展的基本綫索^②。因此，爲了在這些主題上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們需要把基礎放在漢、梵和（或）藏文文本的批判性的、中肯的比較之上。

1. 音寫

在早期佛教典籍的漢語譯文中，我們可以推測出有相當數量的詞彙包含中世印度語形式或各種中亞語言的形式。

例如，“彌勒”（MC. mje⁴ [mje:⁴] lək)^③，對應於梵語詞 *Maitreya*，此詞見於支婁迦讖（Lokaṃ kṣema）（約活躍於公元 170—190 年）所譯最早的大乘佛經，並非基於梵語詞形式，而是來自於吐火羅語 *Maitrāk*、*Metrak*^④ 或大夏語（Bactrian）*Mētraga-*。

“薩”（MC. sāt-）出現在梵語詞 *tathāgata* 的音寫“怛薩阿竭”（MC. tāt sāt⁵ āgī ḍ t [gjāt]）中，這個字屢屢見於支婁迦讖所譯最早的漢譯大乘佛典^⑤，說明可能原來的 *-th-* 已經發展為 [z]，以後又寫作 *-s-*，這正是叫做犍陀羅語（*Gāndhārī*）的西北俗語的特點^⑥，也可能翻譯者正是以這種方式來讀 *-th-* 的^⑦。

在同一譯者所譯最早的漢語譯本《道行般若經》（*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 8, no. 224; 公元 179 年）中，我們發現了像“首呵”（上引：435a12; *śubhā* > **śuhā*）、“波栗多修呵”（上引：435a13; *Paritta śubha* > **śuha*）、“首訶迦”（上引：439c25; *śubhakrtsna* > **śuhaka-*）、“阿波摩首訶”（上引：439c24; *Apramāṇa śubha* > **Apamā (ṇa) śuha*）等音寫詞，在這些詞裏，“呵”和“訶”（MC. 都是 *xā*）可能都反映了中世印度語中 *-bh-* > *-h-* 的發展。同樣，“漚愁拘舍羅”（上引：433c7 等，*upāyakau śalya* > **uvā (ya) k°*）裏的“愁”（MC. *yuā*）、“波耶和提”（上引：431a1; *Prajāpati* > **Pajāvati* 或 **Payāvati*）裏的“和”（MC. *yuā*）、“和夷羅洹”（上引：455b28; *Vajrapāṇi* > **Vajiravāṇi*）裏的“洹”（MC. *yuān*）可

能反映了中世印度語中 *-p-* *-v-* 的發展。

再者，在同一譯者的最早的漢語譯本《大阿彌陀經》(*Sukhāvatīvyūhasūtra*, T. 12, no. 362) 裏^⑧，我們發現了一些可以說明其所依據的印度原本中的中世印度語的發展，例如：“提想竭羅”（上引：300b21; *Dīpakara* $\rangle$ * *Divagara*)、“須摩題”（上引：303b18; *Sukhāvatī* $\rangle$ * *Suhāmatī* 或 * *Su' āmadī*)。

從上面列舉的這些例證，我們可以假定支婁迦讖譯出的漢語經典所依據的原本本包含着中世印度語形式^⑨。

在一個古老的失譯《法華經》“提婆達多品”（T. 9, no. 265，譯於西晉時期 [265—316]）中，我們發現了一個音寫詞“抱休羅蘭”（MC. *pāu: xjəu lā lān*; 上引：197a12），對應於梵文 *Prabhūtaratna* ($\rangle$ * *Prahūtaratna* $\rangle$ * *Prahūtaradana* $\rangle$ ^⑩ * *Pahū (la) ralan (a)?*），在這裏“休”（MC. *xjəu*）表明在所依據的原典中有中世印度語 *-bh-* $\rangle$ *-h-* 的發展。

我在這裏也從一部非大乘經典，即名為《鼻奈耶》（T. 24, no. 1464）的律典中引一些例子，此經由竺佛念譯於公元 383 年，很可能屬於說一切有部。此經在中古漢語的研究上值得注意，因為其中包含許多日常俗語詞彙如“婆”，其功能相當於疑問句句尾的虛詞，是後來的“磨”、“麼”的前身。不僅如此，對於我們現在的論題也很重要，因為其中的音寫詞說明其原始文本包含許多中世印度語形式。例如，“菩提”（上引：852b10, MC. *buo diei*）對應於梵文的 *bhavati*，可能是中世印度語 *bhoti* 或 *bhodi*（= 犍陀羅語）的音寫詞。同樣，“宿呵”（上引：870a20; MC. *sj? u-xa*）對應於梵文 *śubha*，是中世印度語 *śuha* 或 *Suha* 的音寫詞。

如果我們系統地檢尋所有漢譯佛典，就會發現，作為反映譯文依據的印度原典中的中世印度語形式的漢語音寫詞的數量將大大增加。

然而，如果我們發現在一部確定的漢譯佛典中有一些預想的來自中世印度語形式的詞彙，我們並不能就此直接假定全部文本都是用中世印度語書寫的。在達成關於一部特定漢譯佛典的原語的任何結論之前，我們需要對整個文本進行系統的、無所不包的研究。例如，漢譯《長阿含經》(T. 1, no. 1, 佛陀耶舍約譯於公元 410 至 413 年間) 在 Friedrich Weller 和 Ernst Waldschmidt 僅僅檢驗了少量文本，H. W. Bailey 和 John Brough 舉出那些與犍陀羅語特徵相符的音寫詞之後，屢屢被認為是從犍陀羅語原本譯出的。但是，在重新分析了見於漢譯本的總數達 500 個左右的複合音寫詞之後，可以得出結論：其原文是梵語化因素、俗語和地域方言以及犍陀羅語的混合（辛島靜志 1994）。情形如下：

犍陀羅語

(a) “彌私羅” (T. 1, no. 1: 149a20; MC. mjie si la; 梵語 *Mithila*) 表明 *-th-* > *-s-* 的發展。

(b) “彌沙” (上引: 80b20; MC. mjie ṣa; BHS. *Mi'srikā-*) 表明 *-śr-* > *-ṣ-* (*ṣ*) - 的發展。

(c) “阿濕波” (上引: 34b22; MC. [?]a 'sjəp pwā; 梵語 *Aśmaka*) 和 “加毘羅攝波” (上引: 80a20; MC. ka bji lā 'sjəppwā; 梵語 *Kambalā svatara*) 表明 *-śm-* > *-śv-* > *-śp-* 和 *-śv-* > *-śp-* 的發展。“鉢多” (上引: 2b4; MC. pwāt tā 梵語 *aśvattha*)， “阿波” (上引: 33a22; [?]a pwa; 梵語 *Aśmaka*)， “毘波密” (上引: 79c26; MC. bji pwa mjiet; 梵語 *Viśvāmitra*)， “阿般泥樓” (上引: 139b6; [?]a pwa niei ləu; 梵語 *Aśvakarna*)， “波內卑” (上引: 70c17; MC. pwānwēi - [nəp] pjie; 梵語 *pāṇisvara*) 和 “耶舍卑瓮” (上引: 80b12; MC. jia 'sja pjie nəu; 梵語 *yaśasvinah*) 也表明了 *-śm-* > *-śv-* > *-śp-* 和 *-śv-* > *-śp-* 的發展（*ṣ* 音在這些音寫詞裏沒有轉寫^⑩）。

2) 非犍陀羅語的中世印度語特徵

(a) “樹臣陀羅” (上引: 115c18; MC. *ʒju-ʒjen* [$<gjæn$] *dālā*; 梵語 *Yugandhara*) 表明 $y \rightarrow j$ 的發展, 這在非犍陀羅語的中世印度語中是共同的。

(b) “毗樓羅” (上引: 80a10; MC. *bji læu lā*; 巴利語 *Vituta*), “究羅檀頭” (上引: 96c20; *kjəu — la dan dəu*; 巴利語 *kūṭadanta*), “波梨” (上引: 67c9; MC. *pwa lji*, 巴利語 *Pāṭika*) 等, 表明 $-t \rightarrow -d \rightarrow -l$ 的發展, 這在非犍陀羅語的中世印度語裏也是共同的。

(c) “草犁醯陞” (上引: 80b8; MC. *piei lji xiei bie*; 梵語 *pr̥thivī*) 和 “阿醯物多” (上引: 23a24; MC. *ʔa xiei mjwət tā*; 梵語 **adhimuktaka*) 中的 “醯” (*xiei*) 表明 $-th-$, $-dh-$ $\rightarrow -h-$ 的發展, 這在非犍陀羅語的中世印度語中也是共同的, 而在犍陀羅語裏, 處於兩個元音間位置的齒送氣音則有規則地變成 $[z]$ 或 $s-$ 。

3) 地域方言

“那頭” (上引: 80a19; MC. *nādəu*; 梵語 *nāgo*) 表明兩個元音之間的 $-g-$ 被 $-d-$ 替代。相反, “那迦” (上引: 34c10; MC. *nā gja*; 梵語 *Nāḍika*) 則表明 $-d-$ 被 $-g-$ 替代。這兩個音寫詞看來都表明漢譯《長阿含經》依據的原典語言裏 g 和 d 不時被用作滑輔音, 近於 g 和 t (發音有如 $[d]$) 在於闐語的用法: 例如梵語 *nāga* $\rightarrow$ 於闐語 *nāta*; 梵語 *ākāśa* $\rightarrow$ 於闐語 *ātāśa*, *āgāśa*; 梵語 $\sqrt{pus}$ $\rightarrow$ 於闐語 *pāga*, *patā*。^④

2. 翻譯詞

關於原語的中世印度語特徵, 也反映在譯詞中。這裏, 我將

從漢譯《長阿含經》中舉出一些例證^⑤：

(a) *-k-* *-g-*：譯詞“雨舍”（上引：107b6）和“禹（讀作‘雨’）舍”（上引：11a9），對應於 BHS. *Varṣākāra*（巴利語 *Vassakāra*），表明譯者把印度語詞理解為 *varṣa*（“雨”）＋*āgāra*（“房屋”）。與此相反，“花”（上引：81b14）對應於梵語 *āgāra*，表明翻譯者把 *āgāra* 與梵語 *ākara*（“聚集”）混淆了^⑥。

(b) *-c-* *-y-* < *-j-*：譯詞“梵動”（上引：94a12），“法動”（上引：94a12）和“見動”（上引：94a12），分別對應於巴利語 *brahma-jāla*（“梵網”），*dhmma-jāla*（“法網”）和 *diṭṭhi-jāla*（“邪見之網”）表明翻譯者混淆了 *-jāla*（“網”）與 *-cāla*（“動”），這些詞語在原語中都可能變成 *-yāla*，這在中世印度語包括犍陀羅語中是共同的現象。

(c) *-p-* *-v-* *-m-*：譯詞“焰鬘”（上引：31b23）對應於梵語 *Jyotipāla*（巴利語 *Jotipāla*，“光明的護衛”），表明在原語中 *-pāla*（“護衛”）變成了 *-māla*（=*mālā* “花環”）。

(d) 譯詞“當敬順”（上引：81b15），對應於梵語 *ārabhadvam*（巴利語 *ārabhatha*，“你們努力吧”），表示該詞在原語中變成了 **ārahaha* 或 **ārahadha*（< 巴利語 *ārabhatha*），而翻譯者誤以為是 √*arh*（“值得 [尊敬]”）的派生詞。

(e) *-sv-* / *-sm-*：梵語詞 *Ābhāsvara*（巴利語 *ābhassara*；“閃耀”；一類神的名稱）是由詞根 *ā√bhās* 加上後綴 *vara* 的派生詞，但此詞在佛教傳統中被錯誤地解釋為梵語 *ābhā*（“光”）＋*svara*（“音”）的複合詞。由於這個誤解，玄奘之前的譯者通常譯為“光音天”¹⁶。在漢譯《長阿含經》裏，此詞也多這樣翻譯（上引：37b29，64a11，90b22，115b3，等等），但是也有譯為“光念天”的（上引：132c28，138b28），解釋為“以念前火光故，名光念天”（上引：138b28）見於卷二十一第四分世記經三

災品。譯詞“光念天”表明 *svara* (“聲音”) 和 *smara* (“記憶”) 之間的混同，此詞可能在中世印度語中成為如下的等同詞語：*svara* (犍陀羅語), **ṣpara* (犍陀羅語) 或 (*s*) *sara* (俗語，巴利語)。

上述例證足以說明從公元二世紀至六世紀的早期漢語翻譯詞語保留了較之絕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的範文寫本更為古老或不同的形式。因此，對於研究佛教經典的起源與發展來說，這些較早的漢語譯詞實在是首要的、不可或缺的資料。

3. 由於譯者對中世印度語和梵語混淆而道致的誤譯

另一方面，對於試圖批判性的閱讀早期漢譯經典的人來說，除了梵語外，也應具備中世印度語的知識，因為在這些經典中譯者將中世印度語與梵語混同的現象是很常見的¹⁷。例如，當我們把新發現的梵本《維摩詰經》(*Vimlākīrtinirdeśa-sūtra*) 與支謙的最早漢譯本 (T. 14, no. 474) 比較時，我們立即發現譯者屢屢把中世印度語與梵語混合起來。在此經開首的菩薩名錄裏，他把 *Devarāja* 譯為“燈王” (上引：519b12)，這說明他把梵語的 *deva* (“天”) 與俗語 *dīva*、犍陀羅語 *diva* (< 梵語 *dīpa* “燈”) 相混淆。在同一名錄裏，他把梵語 *jālin* (“擁有網”) 譯作“水”：“寶 (讀作‘帝’) 水” (上引：519b11; *Indrajālin*)， “水光” (上引：519b16; *Jālinīprabha*)， “梵水” (上引：519b16; *Brahmajālin*)，這說明他誤解了 *jālin*，此詞是 *jāla* (“網”) 的派生詞，而以為來自梵語 *jala* (“水”)。再者，他把 *Anikṣiptadhura* 譯作“不置遠” (上引：519b15)，這說明他把梵語詞 *dhura* (“擔載”) 與 *dūra* (“遠”) 相混淆。在《大明度經》(*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 8. no. 225) 的譯本中，他

把 *ābhā* (“光”) 誤譯為 “水”: “水行天” (上引: 485a12; 梵語 *Ābhā*), “無量水天” (上引: 485a12; BHS. *Apramāṇābhā*), “水音天” (上引: 485a12; BHS. *Ābhāsvara*), 這說明他把 *ābhā* (“光”) 與犍陀羅語 **ava* < 梵語 *āpas* (陰性, 複數, 參看巴利語 *āpa*, *āpo*; “水”) 相混淆。在佛陀耶舍漢譯《長阿含經》中, 我們發現一個例子, *pāvaka* (“火”) 被譯作 “穢惡”: 如眾穢惡聚, 風吹惡流演 (T. 1, no. 1: 7c17; *prabhūtabhakṣasya hi pāvakasya samīritaṃ vāyuvaśād yatharciḥ*), 這說明譯者把 *pāvaka* 與 *pāpaka* (“惡邪”) 混淆, 兩者在中世印度語中都可能變成 **pāvaga* (或 *pāvaya*)。

簡稱表

BHS. 佛教混合梵語

Kho. 于闐語

MC. 中古漢語構擬。在本文中, 中古漢語的構擬形式依高本漢 (Karlgren, 1954), 也採用了李方桂的修正 (1971: 4 – 7; 1974 – 1975: 224 – 227)。柯蔚南 (Coblin) 對標音法的改進 (1983: 41) 也使用了: (1). 一寫作⁷一; (2) ě 寫作 *e*。

Pā. 巴利語

Pkt. 俗語

Skt. 梵語

〔注釋〕

- ①除了一些時間約為公元一或二世紀的出自阿富汗和中亞的殘破寫卷, 以及出自吉爾吉特 (Gilgit) 的數量有限、時間可推測為始於公元六世紀的佛經殘卷外, 大量梵文寫經的時代始於公元十一世紀以降, 主要來自尼泊爾和西藏。

- ②當一部確定的佛典不止一次譯成漢語留存至今，我們也就能追溯其發展。對這一目的來說，由於漢語譯本通常能提供譯者姓名，且能確定其年代，自然是特別有益的，雖然這些記載並非都正確。
- ③方括號表示另一種構擬方式。關於本文所用的中古漢語構擬的標音系統，請參看簡稱表。
- ④參看 Bailey 1946: 780; 季羨林 1998: 57 頁以下。
- ⑤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T. 8, no. 224: 429a27, 429c14, 等等；《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Mañjuśrī-pariprcchāsūtra*)，T. 14, no. 458: 435b6, b16, 等等；《阿闍世王經》(*Ajātaśatrukaukṛtyavinodana-sūtra*)，T. 15, no. 626: 391c3, 392a21, 等等；《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Drumakinnararāja-paripṛcchāsūtra*) T. 15, no. 624: 348c19, 351b8, 等等；《般舟三昧經》(*Pratyutpannasamādhisūtra*) T. 13, no. 418: 906a2, 911a3。這個譯字也零星地散見於其他早期譯經中，如竺法護 (Dharmarakṣa, 約公元 233—311 年) 所譯《阿術達菩薩經》(*Aśokadatta-vyākaraṇa*) T. 12, no. 337: 84b7, c1, 等等；《無極寶三昧經》T. 15, no. 636: 508c11, 511b11, 等等；還有安法欽 (來自安息即帕提亞或安國即布哈拉) 所譯《道神足無極變化經》，T. 17, no. 816: 805c24, 813c6, 等等。
- ⑥參看 Brough 1962: § 43; von Hinüber 2001: § 173; Norman 1991 (= Norman 1994): 61, § 5. 5。在竺法護所譯《光贊經》(*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 8, no. 222) 中，我們發現了音寫詞“多阿” (或者是“呵”的鈔寫之誤?) “竭” (上引, 148c), “多呵竭” (上引, 150c24, v. 1.) 和“多訶竭” (上引, 151a28)，對應於梵語 *tathāgata*，所有這些形式都顯示了 *-th-* *-h-* 的發展，這在犍陀羅語以外的中世印度語方言裏是共同的。
- ⑦同樣的發展亦見於音寫詞“彌私羅” (MC. mjje^④ [mjje:^④] si lā)，對應於梵語的 *Mithila*，見於佛陀耶舍 (Dharmayaśa) 所譯《長阿含經》(*Dirghāgama*, T. 1, no. 1: 149a20; 公元 413 年)。
- ⑧關於歸屬問題，參看 Harrison 1998: 556—557 和 Harrison 2002:

179。

⑨有一些支婁迦識誤譯梵文詞語的例子，這應該歸因於他的中世印度語知識的影響。比如，在他之前的翻譯家安世高把梵語詞 *dhyaṇa*（“打坐”）譯作“禪”（切韻音 *ʒjān*）（例如：T. 8, no. 224: 440b11, 440c6, 448a23, 等等），而他錯誤地把 *pr̥thag-jana*（“平民百姓”）譯作“悉逮得禪”（上引：428c7—8）、“逮得禪具足”（上引：428c10）和“逮得禪者”（上引：454b—13），所有這些例子都顯示出他混淆了梵語的 *jana*（“人民”）與梵語 *dhyaṇa*（“打坐”）的中世印度語形式，就像巴利語的 *jhāna*、俗語的 *jhāna*、犍陀羅語的 *jana, jana*。

⑩對於 -d- > -l-，參看 Von Hinüber 2001: § 200。

⑪同樣的處理亦見於古代音譯詞“闍寶”（MC. *kjāi-pjien*）= 犍陀羅語 *Ka'spīra* < *Ka'smīra*，參看辛島靜志 1997: 48—49。

⑫“婆耶樓”（T. 1, no. 1: 13a15, 34b11; MC. *bwā jia ləu*; 梵語 *Upavāna*），“婆難陀”（上引：127b7; MC. *bwā nān dā*; 梵語 *Up-ananda*），“跋難陀”（上引：28c14 MC. *bwāt nān dā*; 梵語同上）和“跋難陀”（上引：127c29; MC. 同上; 梵語同上）表明瞭 *upa-*（*u*）*va-* 的發展，這在其他中世印度語中很罕見（參看 Pischel 1900: § 155），但多見於犍陀羅語《法句經》（Brough 1962: § 35），亦見於尼雅佐盧文書（Burrow 1937: 118 詞彙索引）和于闐語（參看 Konow 1932: 15, 30）。Brough 從而把漢譯《長阿含經》的原語與犍陀羅語聯繫起來，但是，像這樣保留 *upa-* 或變成 *uva-*，在新出版的大英圖書館所藏佐盧文殘卷中都有所見。

⑬參看 Bailey 1946: 783; Emmerick 1981: 188—189, 204。

⑭參看辛島靜志 1994: 42 頁以下。

⑮參看 Brough 1962: xxiii, 213。

⑯玄奘將其譯作“極光淨天”。

⑰關於竺法護對《法華經》的誤譯，參看辛島靜志 1992 和 Boucher 1998。

〔主要參考文獻〕

- Bailey, H. W. 1946: "Gāndhārī."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1: 764—797.
- Boucher, Daniel 1998: "Gāndhārī and the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Reconsidered - the Case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 4. 471—506.
- Boucher, Daniel 2000: "On *Hu* and *Fan* Again: the Transmission of 'Barbarian' Manuscripts to Chi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3. 1: 7—28.
- Brough, John 1962: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ol. 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ugh, John 1965: "Comments on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8. 3: 582—612 (= Brough 1996: 276—307).
- Brough, John 1996: *Collected Papers*, ed. By Minoru Hara and J. C. Wright.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 of London Press.
- Burrow, Thomas 1937: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Coblin, W. South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 Press.
- Emmerick, R. E. 1981: "The Consonant Phonemes of Khotanese." *Acta Iranica* 7 (*Monumentum Georg Morgensterne* I, Leiden): 185—209.
- Harrison, Paul 1998: "Women in the Pure-Lan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Textual Sources."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6: 553—572.
- Harrison, Paul 2002: Larger Sukhāvativyūhasūtra. (With Jens—Uwe Hartmann and Kazunobu Matsuda),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II: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II, ed. by Jens Braarvig. Oslo, Hermes Publishing: 179—214.

Von Hinüber, Oskar 2001;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2. erweiterte Auflage.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bÖAW vol. 467 = Veröffentlichung der Kommission für Sprachen und Kulturen Südasiens, Heft 20).

季羨林. 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 季羨林文集. 第11卷,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辛島靜志.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 in the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 (Bibliotheca Indologica et Buddhologica 3) Tokyo, Sankibo Press, 1992.

辛島靜志. 法華經における乘 (yāna) 智慧 (jñāna) — 大乘佛教における yāna の概念の起源について, 《法華經の受容と展開》, 田賀龍彦編, 京都: 平樂寺書店, 1993: 137—197.

辛島靜志. 《長阿含經》の原語の研究——音寫語分析中心として, 東京, 平河出版社, 1994.

辛島靜志. 漢譯佛典の語言研究 附篇: 佛典漢語三題 — 關於語氣詞“婆”、關於“貝多”、關於“闍賓”. 俗語言研究, 1997 (4): 29—49.

辛島靜志. “法華經の文獻學的研究 (二) — 觀音 Avalokitasvara の語義解釋”,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98*: 39—66.

Karashima Seishi and Jan Nattier 2005; “Qiuluzi 秋露子, An Early Chinese Name for ‘sāriputra.’”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4*: 361—376.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2: 211—367 (Reprint: G. Teborg 1954,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Konow, Sten 1932; *Saka Studies*. Oslo Etnografiske Museum, Bulletin 5. Oslo, Oslo Etnografiske Museum.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清華學報, 1971 (9): 1—60.

李方桂.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1974—1975 (31): 219—287.

Norman, Kenneth Roy. *Gāndhārī*. In: 《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 vol. 1, ed. by 李錚 et al.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133—134.

Norman, Kenneth Roy 1994: *Collected Papers* 5.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Pischel, Richard. *Grammatik der Prakrit — Sprachen* (*Grundriß der Indo — 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 8). Straßburg, Karl J. Trübner, 1900.

(徐文堪 上海漢語大詞典編纂處 郵編: 200001)